

《齐家坪遗址与罗汉堂遗址考古报告》翻译出版意义

●马国海

从南京撤到了长沙,《齐家坪遗址考古报告》的原稿也被安全地带到了长沙计划在香港出版发行,1938年7月,武汉告急、地质调查所只得从长沙搬到重庆,因抗日战争形势严峻,出版计划也随之停止。1945年3月,夏鼐先生在重庆做西北考察准备工作时,在中国地质调查所北碚图书馆阅读了 M.Bylin-Althin, ChiChia Ping[比林·阿尔提:《齐家坪》]原稿,并作了札记。1946年,玛吉特·比林-阿尔提修订《齐家坪遗址考古报告》稿件后,与罗汉堂遗址考古报告一起发表在瑞典《远古动物博物馆馆刊》第18期上。

现将米亚宁教授翻译的《齐家坪遗址与罗汉堂遗址考古报告》出版意义分析如下:

1. 这份报告是齐家坪遗址考古发掘的第一份严谨的考古报告,最大限度地如实描述了1924年安特生发掘资料和出土器物现状,虽然学术界个别别人能够访查研究,但国内绝大部分读者很少能够接触到,《齐家坪遗址与罗汉堂遗址考古报告》翻译出版,将齐家坪遗址第一次的考古成果向国人介绍,帮助考古学界和史学界对齐家坪遗址在考古学界上的历史地位有了直观的认识;大大推进了齐家坪遗址纵深研究进程,为后来研究齐家文化的社会性质、社会生活、意识形态,探讨私有制、阶级、家庭和国家的起源等重大理论问题,都提供了生动、形象而珍贵的资料,也为“中华文明起源的研究和阐释”提供了重要参考。

2. 这份报告的发表是瑞典中国委员会和中国地质调查所历史协议的延续,使得因战争中断了整整88年的《齐家坪遗址考古报告》出版计划得以实现,如今这份报告的翻译出版,不仅仅是对历史

承诺的践行,也向国际学术界展示了中瑞两国对早期考古发掘成果整理与传播的共同重视,为两国在未来考古学研究、文物保护等领域开展更深入、更广泛的合作奠定了良好基础,促进了双方学术人员的互动与交流,推动学术资源共享,中瑞两国在考古研究方面的合作进入新的发展阶段。

3. 这份报告在齐家文化发现100周年之际出版发行,尤其是基于新的研究视角和更细致的文物分析,打破了旧有的认知框架,为重新构建甘肃远古文化序列提供了重要依据,助力考古学界更加准确、全面地理解这一地区考古文化的发展脉络和相互关系,为百年考古史再添新的成果,完善了中国史前文化的研究拼图。

4. 这份报告为齐家文化遗址的保护提供了坚实的理论和研究基础,树立了广河县作为齐家坪遗址齐家文化的发现地和命名地的金字招牌,为齐家坪遗址的历史学研究提供了非常重要的研

究文本,详细记录了齐家坪遗址的地理环境、遗址布局、出土文物的分布等关键信息,研究报告内容可以深入了解遗址的历史变迁和文化内涵,从而采取针对性的保护措施,给广河县提供了齐家坪文化资源的学术突破口,对齐家文化保护开发利用工作提供了战略思维和长远眼光的学术支撑。

5. 这份报告的出版帮助公众更加深入地了解历史,极大地增强了对齐家文化的认同感和自豪感。在以往,普通民众对齐家文化的了解相对有限,而报告以通俗易懂的语言、丰富翔实的内容、严谨细致的数据,将齐家坪遗址的神秘面纱揭开。当公众了解到齐家坪遗址的考古内容时,会被远古先民的创造力和智慧所震撼,从而产生强烈的民族自豪感。这种文化认同感的增强,有助于激发公众保护文化遗产的意识和积极性,让更多人参与到文化遗产与保护的事业中来,形成全社会共同守护文化瑰宝的良好氛围。



《黄河三峡文艺》的文学坚守与突破

●沐颜

对文学的重视,同时文学传承在永靖县有着深厚的人文土壤。”省文艺评论家协会会员、平凉市作家协会秘书长马元德评价其“一本县级杂志办出了省级期刊的格调与胸怀”;陕西安康诗人、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姜华则称赞其“立足本土,面向全国,站位高端,品相端正,理念前沿,博采众长,以质取稿,南北融通,已呈大家气象。”这些评价充分说明了《黄河三峡文艺》在办刊格局上的突破与超越。

省作家协会会员宋史、先秦史研究学者祁新龙,从另一个角度肯定了刊物的这一特点,认为其“是一本县级刊物,却立足县情,辐射到了全国。每一期刊发作品的作者均来自不同领域,也让这本刊物百花齐放”。这种全国性的视野和包容性,使得《黄河三峡文艺》既吸收不同地域、不同风格的文学作品,又为读者呈现更加丰富多元的文学世界。

在选稿上,《黄河三峡文艺》始终坚持“不厚名家、不薄新人”的原则。刊物所发表的作品,大都来自全国各地作者的自由来稿,只要作品优秀、质量上乘,都会获得刊登机会,不仅保证了刊物的文学质量,也为新人提供了平台。浙江温岭诗人、《三角帆》诗刊主编若指出:“在如今期刊经费不足、生存艰难的情况下,《黄河三峡文艺》却始终如一地坚持

这一宗旨,是多么难能可贵。”湖北作家李仁学对此深有感触,他的小说处女作便是在该刊发表后一发不可收。事实证明了《黄河三峡文艺》在扶持新人,鼓励创作方面的积极作用。

《黄河三峡文艺》不仅在内容上追求卓越,在装帧和设计上也下足了功夫。刊物素雅大气、装帧高端,版面设计之美令人称道。

甘肃白银诗人、中国作协会员惠永臣评价道:“所作作品质量之高,版面设计之美,令人称道”。江苏无锡诗人陈筱静称赞其“印刷高雅精美,所选作品质量上乘,可读性高,给人以启迪。”中国铁路作家协会会员、山东省作家协会会员杨军说:“《黄河三峡文艺》质量丝毫不比那些老刊物差,甚至内容更丰富,包容量大且具有重要的可读性、欣赏性。”甘肃酒泉诗人董贵元更是直接称赞其“绝对是内刊中的大刊、名刊。每期作品厚重,先锋、前瞻性强,又不唯名家。期期让人不忍释卷”……这些评价充分展示了《黄河三峡文艺》在刊物呈现上的匠心独运,从装帧到内容,每个细节都体现了编辑的用心和敬业。

《黄河三峡文艺》积极挖掘黄河精神元素,始终关注黄河沿岸各族人民生活

的村庄与土地,关注现实生活中苦难和汗水,筷子客的号子、田野抽穗灌浆的粮食、祖母的炊烟,风情浓郁的歌谣与舞蹈所结构的饱满、亲切的俗世家园的叙述和记录。

中国作家协会会员、青海西宁诗人撒玛尔罕评价其刊发的很多作品蕴含了黄河的多重品格,既有父亲般的雄性与坚韧,又有母亲般的柔肠和包容。甘肃灵台作家田华评价:“《黄河三峡文艺》是此地另外一颗璀璨的人文明珠,它立足本土,面向全国征稿,以高品格、高水准,以灵活、包容、深刻的大气象的精神风貌,为读者奉上难得的精神大餐。”诸多言辞充分证明了《黄河三峡文艺》是一本既有文学性又有地域特色的刊物,让读者在阅读精彩纷呈的文字内容的同时,也能了解到永靖的特色地域文化。

总之,《黄河三峡文艺》虽作为一本县级内刊,却以卓越的文学品质和独特的办刊理念赢得了众多诗人、作家的赞誉。这些评价不仅是对刊物本身的肯定,更是对永靖县文学事业发展的鼓励和鞭策。“纳涓涓细流,终成大河之势。”相信在未来,《黄河三峡文艺》将继续秉持其办刊宗旨、理念与特色,为读者带来更多优秀的文学作品,推动地方及中国文学事业发展作出更大贡献。



在当下文学期刊普遍面临生存压力的背景下,一本由永靖县委宣传部主管、县文联主办的县级内刊《黄河三峡文艺》,以其独特的办刊理念和卓越的文学品质,赢得了全国范围内作家、评论家的一致赞誉。

《黄河三峡文艺》杂志没有局限于地域的狭小视野,而是以开放的姿态面向全国征稿,刊发诗歌、散文、小说等各类文学作品。这种理念与胸怀,使得刊物汇聚全国各地的优秀作者,形成百花齐放的创作生态。

浙江杭州诗人周维强评价说:“《黄河三峡文艺》不论是排版还是内容都有着一流的呈现。足见见得,永靖县领导

“天削莲峰第一台,芙蓉四面望中开。松围石蹬盘云上,袖拂天花带雨来。”明代杨行恕所作的《游莲花山》,描绘出古时被称为“西崆峒”的莲花山的雄伟、奇特、秀丽与险峻。诸多文人墨客都为其倾心,留下不少传世佳作。莲花山以其峻峭的姿态、秀美的景色、独特的花儿流派、即兴演唱的美妙,宛如大自然馈赠给人间的一颗璀璨明珠,吸引着无数寻觅清幽、探寻秘境的旅人,令他们心驰神往。

每年农历六月初一到初六,康乐县都会举办盛大的“六月六”莲花山花儿会,让这座云雾缭绕的陇上名山尽显花儿的无穷魅力。“明朝年间洪武年,莲花山上就朝山。”据《康乐县志》记载,莲花山花儿会在明朝时就已兴盛。今年“六月六”,我和友人相约前往这座隐匿于尘世喧嚣之外,位于三州五县交界地带,荣获“绚丽甘肃”2013十佳旅游景区、“中国森林氧吧”、中国花儿保护基地,有着泰山之雄伟、华山之险峻、黄山之奇绝、庐山之秀美、青城之幽静、峨嵋之秀丽的莲花山,领略她的神奇与壮美。

从康乐县城出发,车辆驶入油菜芬芳的胭脂川,穿过峰峦起伏的朱家山后,便抵达始建于北魏的水池城和金代的景古城,那残缺的古城墙,似乎在诉说



莲花山逸韵

●马晓春

着往昔悠长的岁月。车辆在海甸峡茫茫湖面上疾驰,水天相接,宛如仙境。不多时,群山环抱、碧水环村的莲麓小镇映入眼帘。花儿爱好者们从摊贩云集、热闹非凡的莲麓小镇边走边唱,过琼浪桥、足古川,将花儿会唱到云雾缭绕、山势巍峨的莲花山上。

沿着蜿蜒的山路驶入松林,仿若进入一条通往自然秘境的绿色隧道。空气中弥漫着湿润的泥土芬芳,耳边是鸟儿清脆的鸣叫声,奏响一曲自然的序曲。“马莲绳拦得长,敬上一杯酒来尝,曲子不好酒不香,水酒一杯表心肠。”顺着唐坊滩传出的歌声望去,打着花伞、手执折扇的歌手们三五成群,拦路对歌。巍峨的山峦与优美的花儿相互映衬,翩翩起舞的“三仙女”、雄壮威猛的“黑虎卧石”,沉醉于这自然精心营造的画卷之中。

穿过云雾缭绕的莲花宝殿,登山之

路变得迂回曲折,仿佛直通云霄。从十八罗汉楼、头天门、二天门、三天门到四天门,沿途古木参天,松林摇曳,空气中弥漫着树木独有的清香,那是大自然最纯粹的气息。上山的路线呈回环形,从西面上山,东面下山,沿途还会经过三道险关。路过紫霄宫、娘娘殿,来到独木桥,此处两边断崖几十丈深,其间仅有铁链贯通,并配有扶手,一环一步,易上难下。山谷水声潺潺,山间怪石嶙峋,山势愈发雄伟。每攀登一步,汗水湿透衣衫,双腿如灌铅般沉重。走过舍身殿、转阁楼、吴家庵,便是巷长二丈有余,仅容一人通过的夹人巷,高大挺拔的树木遮天蔽日,繁茂的枝叶交织在一起,仿若一座天然的绿色穹顶,将尘世的纷扰完全隔绝在外。穿过圣仙洞至祖师大殿,“鹞子翻身蛇倒退”赫然出现,我们手握铁链,足踩石阶,一环一阶,犹如悬梯。快下到

底时,还得从左面向右面跨一大步,转到右面,顺右面的铁链倒下三阶再下几阶才能到底,故而得名“鹞子翻身蛇倒退”。不敢想象前方的路还有多远,只顾埋头向上,在心里告诉自己,快了快了,只盼能走上一段平坦的路,那该多好。然而,平路仅有几米远,更多的是需要手脚并用的石梯。雨随着一阵又一阵湿润的风突如其来,我们赶忙撑起雨伞缓缓前行。沙啦啦,沙啦啦……雨珠落在高山杜鹃叶上,晶莹得如同珍珠般闪耀。此时,所有的色彩都消融在水淋淋的嫩绿里,绿得夺目,绿得澄澈。

当终于登上玉皇阁的那一刻,我们所有的辛苦都化作满心的喜悦与成就感,就好像自己与天地融为一体。高山杜鹃叶子像一把把翠绿的小扇子,在微风中轻轻摇曳,似乎在向这片高山诉说着自己的坚韧。每一片叶子上都挂着晶

马厂类型,因最早发现于青海民和县马厂塬而得名,是黄河上游地区马家窑文化晚期的重要代表,距今已有约4300至4000年的历史。其分布范围广泛,基本与马家窑类型、半山类型相同,主要涵盖泾、渭水上游,大夏河、白龙江、湟水、洮河、庄浪河和清水河流域。随着部落的迁徙,彩陶的足迹从泾渭流域一路向西,直至河西走廊的玉门一带——这是史前农耕文明向西北的勇敢扩张,也显示了其强大的影响力和传播力。主要遗存的有柳湾遗址、白道沟坪遗址、鸳鸯池遗址等。

马厂时期的居民以经营农业为主,稳定的农业生产和家畜饲养业在经济生活中占有重要地位,渔猎活动成为补充手段。此时制陶业依旧兴盛,陶器制作技艺依然高超。

马厂类型陶器种类繁多,彩陶图案绚丽多彩。陶器以红陶为主,有少量的灰陶和白陶。马厂早期的彩陶,保留着半山彩陶纹饰华丽的传统,但又有许多创新和发展,图案逐渐变得简练,表现手法多样,形成了粗犷豪放的艺术风格。马厂中期彩陶壶数量大增,双耳彩陶罐减少,彩陶壶变得瘦高,颈部加长,下腹内收,主要纹饰为四大圆圈纹和变体神人纹。马厂晚期纹饰趋于简化,施红色陶衣,以黑色波折条带纹为主。马厂类型时期彩绘技法也出现了变化,除了黑、红两色相间使用外,出现了在红色宽带纹上再加绘一条黑色窄带纹,到中晚期出现红色陶衣,个别的还有白色陶衣。主要纹饰有:四大圆圈纹、变体神人纹、波折纹、回形纹、卦形纹、菱格纹、三角纹等,其中四大圆圈纹和变体神人纹为马厂类型的重要特征。

马厂先民描绘在彩陶上的蛙与水流,透露着黄河上游的丰饶。稳定的农业、活跃的渔猎,彩陶不仅是礼器、祭器,更是日常生活的缩影。我们可以通过纹饰来了解古代先民生存环境、宇宙观、价值观等精神世界。马厂先民描绘的动物为什么大多集中在水生或两栖动物方面,究其原因,因为它们是人类日常接触、观察最多的温顺动物,也从侧面反映出了当时良好的生态环境。这些动物形象不仅展现了先民们对自然界的细致观察和深刻理解,也为我们提供了研究古代生态环境和动物分布的宝贵资料。另外值得一提的是,马厂类型的彩陶上还出现了大量的墨绘符号,一般绘制在器物的下腹部无纹饰处,常见的有“○”“卍”“十”“一”等形状,这些符号可能是氏族部落的记号,也可能是文字的前身。

马厂类型在与周边文化的交流中不断发展壮大。陶器发展通常在半山类型结束后,分两支向后发展。一支以青海省乐都区柳湾为代表,主要分布于兰州以西、青海地区,与后来的齐家文化关系紧密。器型以壶为主,形体比半山类型瘦高,最大直径上移,纹饰以变体神人纹和四大圆圈纹为主,图案结构变得比较松散。不仅纹饰简单,而且彩绘也变得粗糙,这是彩陶文化走向衰退的表现;另一支沿河西走廊向西北发展,以甘肃省永昌县鸳鸯池遗存为代表,逐渐演变为四坝文化,向西进入新疆中部,最后在新疆绝迹。器型以单耳筒状杯、侈口深腹盆为特色,壶和瓶很少,纹饰以回形纹、三角折线纹、菱格纹为主。这一支吸收了许多游牧民族的文化特点。在这个过程中,马厂类型不仅吸收了其他文化的优点,还将其自身的文化特色传播到了更广泛的地区。



神人纹双耳彩陶壶



藏四大圆圈纹双耳彩陶壶



藏回纹双耳彩陶罐



藏肢爪纹双耳彩陶罐

莹的雨珠,宛如珍珠点缀其上,更添几分灵动之美。雨也悄悄歇了,风也屏住了气息,山一下子变得清幽。云雾时而像轻纱一般缭绕于山间,山峦在云雾里若隐若现,宛如仙境中的琼楼玉宇;时而又似汹涌的浪涛,奔腾翻涌,一下子就将整座山峰吞没。极目远眺,那广袤无垠的绿意如同一股强大的生命洪流,瞬间将人淹没。连绵起伏的山脉似一条沉睡的巨龙,蜿蜒伸向远方,直至与天际相接。此时此刻,心中涌起一股“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的豪迈之情,只觉人与自然融为一体,感受到的是生命的渺小与伟大、大自然的神奇与包容。

“男歌女答搭彩扇,歌如流水山中缠。莲花山上歌声甜,是仙境吗是人间?”莲花山之行,既领略了其雄奇秀峻的风貌,又感受到了它深厚的民俗文化底蕴。莲花山之美,使人沉醉;莲花山之韵,让人回味。

